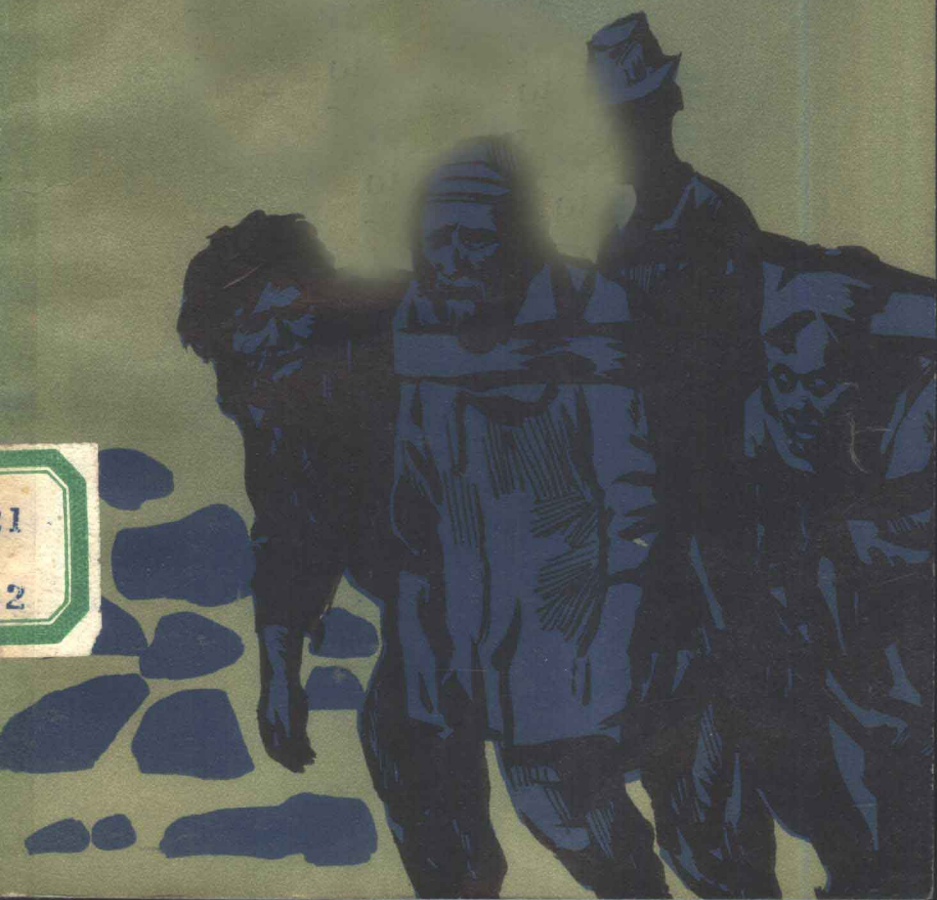


821804

波德利普人 ——纤夫曲

〔俄〕列舍特尼柯夫著



0321

—

1282

821804

0321
1282

波德利普人 ——纤夫曲

〔俄〕 列舍特尼柯夫 著

刘 伦 振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Ф. М. РЕШЕТНИКОВ
ПОДЛИПОВЦЫ

本书根据 Ф. М. РЕШЕТНИК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译出。

波德利普人——纤夫曲
Bodelipuren Qianfuqu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2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1}{2}$ 插页 6

1987年4月北京第1版

1987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800

书号 10208·257

定价 1.25 元



作 者 像

献 给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

1951

目 次

卷一 皮拉和瑟索伊科.....	1
卷二 纤夫们	109
译后记.....	196

卷 一

皮拉和瑟索伊科

一

波德利普村的外观很不讨人喜欢。它总共只有六所小屋，都盖在由别村通来的一条大路左侧，零乱散布在坎坷不平的地段上：这一所比那一所高，那一所在大路旁，而第三所和其余几所却隐退到林边去了。这些小屋，四所有房盖，两所没有——只是在顶棚上拴上些秫秸，在窗框里安上些云母片，屋旁搭着牲口棚和鸡圈；几根细细的白桦橛子往地里一戳，与地面平行，这儿那儿地编上两三根白桦枝，把橛子联成一片，围成一圈，便算是篱笆。波德利普村的房屋压根儿没有院门。要是没有木材倒也罢了，可村子周围全都是又高又密的树林，一色的白桦和松木，完全可以盖上象模象样的房屋，修上象模象样的板墙和院门……然而，波德利普人会不解地问：“何苦呢？这不也挺好吗？”在院外看不到禾捆干燥棚或干草垛，也没有菜园，只是大路右侧有一些菜畦，种的多半是土豆，还有白菜、胡萝卜。

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这周围的风光都不受看。这些

小屋对面，跨过大路，越过菜畦，是一片没有任何遮拦的田野。再往前，是一座森林。这些小屋的左边也是田野，田野那边是一片大沼泽，上面蔓生着小丛小丛的白桦、云杉和椴树。夏天，往田野上瞧去，你会感到十分沮丧：土地翻耕得马马虎虎，有的地方，在干生生的土壤上，长着一些小草，只有那么三两匹马在田野里晃悠，但也待不长：不一会儿它们就溜进树林了，那里的青草多些。波德利普人诉说道：“试过了，土地这东西，不管你怎么侍弄，迟早一点儿好处也捞不着。你种上庄稼，一会儿刮一阵寒风，一会儿下一场大雨，然后又干热得要死：庄稼都打了蔫。这以后又是雨呀、霜呀、雪呀……试过了，倒是想收点粮食，可一切都不遂心：庄稼刚开始成熟，好家伙！突然间下开了雨，闹开了霜冻，飘开了雪花……你哭泣，你伤心，可你还是得割下些草籽，磨成粉，就这么就着热水喝，有时也掺上点真正的白面，或者搅和着削碎的白杨树皮或椴树皮……”冬天，田野上经常是狂风暴雪，积雪把小屋的窗户埋了半截，那些低处的房屋，一直被埋到房盖，道路连影儿也不见了。

这个村子里没有什么生气。夏天，在田野上或小屋旁倒是可以看到个把男人或女人，或几个孩子，但却听不到愉快的谈话声，更听不到歌声，大家都仿佛有什么苦衷，有什么隐忧。拿孩子来说吧，也不知怎么回事，他们都好象不想蹦蹦跳跳地游戏：刚迈出几步，便摔倒在地上，哭哭啼啼地溜回家去了；牛、马、猪走起路来，不知为什么，也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只有九只母鸡和两只公鸡跑得倒挺利索。

听得见农民对牲口的吆喝声，母鸡的咯咯声，小孩的喊叫声，沼泽里长脚秧鸡的吱吱声，以及母狗的吠叫声；这条母狗是村里唯一的一条看家犬，它的主人本想用它的皮毛做一顶皮帽，也不知什么神奇的缘故才使它幸免于死……冬天，可就更糟了。这时，所有的房屋都被埋在大雪里，路上整星期看不到人的踪迹，一切都仿佛隐藏起来了，只有一头牛不知在什么地方哞哞地叫，一条狗在田野上翻寻着什么。人们好象都死绝了，要不，就是他们也进入了冬眠期。

屋子里的境况也很不妙。光景最坏的时候是冬天。到处都是贫困，肮脏，哭泣，呻吟。一些人躺着，一些人默默坐着或干点儿什么，嘴里不住地咒骂手里的活计，咒骂自己，咒骂周围的一切。好象他们都活腻了，都有难言的苦痛，对这尘世都寒透了心……他们中也有一些少男少女，不错，他们长相不美，但毕竟也有自己的情人，有不堪忍受的苦恋和强烈的嫉妒心……

这个村子属于契尔登县丘季诺沃乡，村子里的国有农民^①都是穷人。这个县的北部有许多这样的穷人，但波德利普人比其它村子的农民更穷。其它村子的农民还搞点副业，大自然还恩赐给他们一点儿可供销售的东西，而这些农民，他们能如此简朴地生活下来，简直是一种奇迹。不管他们怎样耕种，也不管他们向自己的、贝尔米亚克人信奉的神

① 没有沦为农奴的居住在国有土地上的农民，他们的状况比地主土地上的农民稍好些。

灵怎样祈祷，求它赏给一口面包，却依然一无所得。他们也恳求过镇上的神父为他们祈祷他的上帝——还是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抛下了田地，到现在已是两个年头了。田地闲在那里，只长些喂牲口的小草。杂粮吃吧，波德利普村人拿什么去买！本来，他们可以伐些木材，可往哪儿运呢？县城远在一百俄里以外。假定在树林里割些柴草，把用不完的拿去卖掉的话，还是有离县城太远的困难，何况别的村子也都有自己的干草、劈柴和树林——他们自己还想卖呢。这不，他们也做过木桶、柳条筐、树皮鞋，把这些东西运到县城去兜售，然而，那里即使没有这些波德利普人，象他们一样不幸的人已是够多的了，而且只要能换到一块面包，什么东西都卖得很便宜。他们也可以去打沙鸡，猎狗熊，但买火药得花钱，就算用铁棍或别的什么家伙也能把熊打死，可如今连熊也少见。卖得出去的东西少得可怜，整个夏天或整个冬天赚上三两个卢布，就顶天啦。因此，他们对做买卖也很冷淡，一个个失去了靠卖点什么来糊口的希望，很难把谁从他的小屋里拖出来……

每一个男人、女人或大姑娘，一年到头都只穿一件褂子，夏天是这件褂子，冬天再加件羊皮袄或牛皮袄、狗皮袄。男人们头上戴的也是同样皮毛的帽子，一律穿树皮鞋。孩子们只不过随使用点什么好歹遮盖一下身子。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最叫人难熬的是没有下肚的东西。一年中一个月左右能吃上点正经的粮食的，只有少数人家，其它大部分时间大家嚼的都是掺树皮的谷糠。所以他们懒得干活，还时

不时地闹病。波德利普人全村病倒的情况也不罕见，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怨天尤人，哭哭啼啼。应当指出，契尔登县的粮食也太贵了，因为从别的城市往这里运粮只能在冬季，或者在夏天靠纤夫们用船从维亚特卡省^①——从萨拉普尔^②和叶拉布加^③往这里拉。

波德利普人已过惯这种生活，对自己的疾病也习以为常了。他们知道没有什么人能帮助他们，就连眼前的人也跟自己作对。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是沾亲带故的，不是父辈，就是兄弟姐妹，要不就是亲家、亲家母。他们在外村也有很多亲戚，但那些亲戚都不喜欢他们，不跟他们来往，因为这些人自己也是一贫如洗，而从波德利普人身上又捞不到任何油水。至于波德利普人，他们也不喜欢那些亲戚，不去搅扰他们。外村人讨厌波德利普人，还因为他们保持着贝尔米亚克人的信仰，又懒得和穷得出了名。他们被外村人称作巫师，因为波德利普人想给谁治疝气(脱肠病)，才给谁治，想叫谁死，谁就活不了。

读者也许会问：波德利普人究竟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这一点，你休想向他们打探明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只有几个外村的农民清楚。许久以前，有一个捕兽的庄稼汉从某个邻近的村子迁徙到这里。那时，这里还没

① 今基洛夫省。

② 卡马河上的码头，现在是乌德摩尔梯自治共和国的一个城市。

③ 托伊马河上的码头，现在是鞑靼自治共和国的一个区中心。

有田地，也没有一间房屋。他想单家独户在这里定居下来，因为他跟本村的人都闹翻了。他盖了一所房子，带着老婆和几个孩子在这里住了若干年，从不跟别的农民来往。他死后，一个女儿嫁到别村去了，两个儿子成了亲，于是又盖两所小屋。就这样，人丁繁衍到三十口，现在便住在那六所房子里。起初，他们都由家族里的几位长者来管理，任何官吏也没来过这里。在波德利普人看来，天地间是有神灵的，可这神灵是怎么个模样儿，他们自己也说不好。只不过根据先辈们世代相传的规矩，他们过着自己的节日，祈祷着自己的偶像。关于土地的存在，他们只知道它能提供食物和掩埋死人。他们看到明灿灿闪耀的太阳，心想：这便是神灵。他们于是向它祈祷。入夜之后，月亮不是也皎然有光吗——这也是神灵。雨呀，雪呀，闪电呀——一切都是神灵。他们晓得有一座叫契尔登的县城，只是因为他们到过那里；至于契尔登以外还有什么，他们就茫然无知了。他们在县城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但他们怎么也闹不清楚，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害怕这些人，不相信这些人。他们到那里去，只是为了卖出些生活必需品以换取口粮。终于，官吏们来到了这里：他们的村子被叫做波德利普村，对他们一一无例外地课以赋税，也同样向他们征兵。一位神甫大驾光临，说服他们信奉东正教。波德利普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任何人的话也不听从，都想溜之大吉，但又害怕了：镇警察局长到了，把大家“安抚”了一番。波德利普人驯服了，他们诚惶诚恐，执行了要求他们做到的一切。从这以后，他们如

此惧怕警察局长和神父(波德利普人这样称呼神甫)，只要前者或后者一露面，他们便躲进屋里，紧闭家门。不管神甫怎样向他们宣扬上帝，他们都充耳不闻；虽说每家都有圣像，但都把它藏在铺板下，神甫来到时才取出来。他们出于畏惧，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也开始把孩子送去受洗。起初他们结婚时还我行我素，后来也到镇上去找神甫，死了人办丧事也去找他……他们本来不会这样做的，可神甫搬出警察局长来吓唬他们，而这位警察局长的为人，波德利普村人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波德利普村饿死了六个人，警察局长把男人们、女人们都“安抚”了一通，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这样干；可当他在树林里把死尸刨出来之后，他却往镇上带走了三个主事的长者，然后又把他们押到县城。从此，波德利普人再也见不着这三位老人了。他们害怕神甫，还有一个原因：虽说他住在镇上，在五十俄里之外，但只要他到波德利普村来，教堂执事必定牵走一头最好的奶牛或一匹最好的马，拿去卖钱。波德利普人不敢吭一声，心想，该着这样，尽管这对他们说来是一种痛苦和屈辱；不给吧，警察局长又会冒出来。

波德利普人一贫如洗，常常负债：官衙向他们索取赋税，可他们到哪里去弄钱呢，所以他们欠缴的款项逐年增多。

难道他们不会干活吗？一个在波德利普村土生土长并且有了成年儿女的人，他能干他的父亲和亲戚教会他干的那些活计；他会盖房。然而，读者，如果您让他在县城里盖

房，他给您盖出来的房子准叫您啼笑皆非，您只好把他赶走了事。为什么？因为波德利普人只能按照自己的门道为自己盖房，说实在的，只是为了挡挡风寒避避雨。显然，他是不讲究任何舒适的。您希望房子盖得既暖和又坚固，波德利普人可办不到。您若是让波德利普人砌炉炕^①，他也会按照自己的门道如法炮制。他在自己家里砌炉炕时，他的父亲是这样对他说的：“喂，丑八怪，快去……哪里见到石头——都给俺捡来！”儿子捡来了石头。他们从小溪里挑来水，把水烧开，和上粘土煮匀……“干活！”父亲嚷着，自己也干起来。两天之后，炉炕砌得了；可是一年过后，它便塌了，又得重砌……但是，如果对这些人生开揉碎地讲清楚，按照人们的要求该如何如何办，他们动起手来会比城里的能工巧匠砌得更结实。这一点我敢担保。在彼尔姆就有一位砌炉炕的工匠，他收费低廉，经他砌好的炉炕，总是那么暖烘烘的，不漏烟，还耐用。不过，请他去砌炉炕的只是穷人，那些有钱人指望的当然是建筑师——可他们砌的炉炕烧五年就得修理，有的还到不了五年。这位砌炉炕的巧匠就是波德利普人，只不过本村人以为他已经失踪，或者是叫狗熊给吃掉了。他曾在一个砌炉炕的师傅那里当了六年伙计，单挑儿干活到现在已是第十七个年头，在莫托维利哈冶炼厂^②他还拥有自己的一座房屋。

① 指里面可以烤东西或做饭的高大的炉子，乡村里的炉炕多半象中国的炕，但高得多，人能睡在上面。

② 距彼尔姆四俄里的一家炼钢厂。

无论在哪方面都不能怪罪波德利普人：他们愚昧无知，没有教养，然而，谁来开导他们呢？他们有什么路好走呢？“俺也是早晚得死，在哪儿还不一样！”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波德利普人是喜欢自己的村庄的。出门在外——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离开波德利普村吗？你能到哪儿去啊？你看，米丘克·科维奇卡，年纪轻轻的，撇下老婆和两个孩子就走了，至今不知下落。远走他乡，落不了好！……听人家说，捷列什卡·维亚特卡到什么地方放木排去了，结果淹死了。米什卡·盖瓦跑到一个什么城市去，也无影无踪了……”凡此种种，把波德利普村的人们吓怕了，他们宁可死守故土，由着自己的习惯过日子：树木不是在抽枝发芽吗，牛马不是也活着吗……波德利普人深知，没有老婆可不方便，得有个老婆，所以他们和自己的老婆居家过日子。他们压根儿不晓得什么是美满的爱情，他们对爱情有自己的看法：在一起玩耍，在一起长大，也就应当在一起生活。在波德利普村，情况正是这样。这个或那个人要死了，他们也寻思过，这是该着的事儿。但他们感到委屈和懊丧的是，死了配偶，又得找神父在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关于波德利普人的爱情，我将在下一章里细说。他们伤脑筋的是：为什么他们偏要养活孩子。他们对待孩子就象对待小猫一样，只有做母亲的对孩子略加照看。从五岁起，孩子的生长发育就听天由命了……

波德利普人说贝尔米亚克语^①。他们对我们的语言似

① 即科米语，属芬兰—乌果尔语族。

懂非懂，虽然也使用它，但说起话来很别扭。他们说话的口音，与维亚特卡省和沃洛戈达省^①农民的口音颇为相似。

二

十一月初，凶猛肆虐的冬天仿佛要把自己的一切憎恨都发泄到波德利普村和它的居民身上。早晨，冷到零下三十度。狂风在田野上咆哮，吹得树木吱喳作响，树梢左摇右摆、东倒西歪，发出呜呜的声音。狂风在田野上搜寻着什么，恶意地驱赶着飞雪，直向半截儿已埋在积雪里的房屋扑去。道路根本看不见了——它已与田野一般平。首先遭殃的是最靠边的那所小屋，它没有房盖，只有一个窗户，窗框里安着云母片。积雪已把这小屋吞没半截。狂风可着劲儿地撕扯着小屋：一会儿掀下顶棚上探出头来的一块木板，一会儿刮掉烟囱上露在积雪外面的几块石头，一会儿把牲口棚顶的四分之一翻了个底朝天，一会儿又撕裂了窗框里的云母片——冷嗖嗖的风便在屋子里转着圈儿……一个人影也见不着，牲畜也无影无踪，连家犬也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但就在这时，从一所房子里走出一个农民。他身穿用绵羊皮和牛犊皮做的短皮袄，头戴同样皮毛的长耳朵皮帽，手上一副老大的狗皮手套，下身着蓝布裤，脚登树皮鞋。

^① 在现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

他已不算年轻，年纪约四十上下。

“这邪乎劲儿！”他避开风头，嘟囔着。狂风和严寒，惹得他气不打一处来。“这怎么走？瞧，撒开野啦……”他刚迈出几步，就陷在积雪里了。“吓唬人不是！胡扯！……真有你的，丑八怪，龇牙咧嘴地咬吧！……”他啐了一口。“该死的，你这魔鬼！……”农民走近最靠边的那所小房，进去了。屋里冷得厉害，寒风就这么穿过窗窟窿，长驱直入，地上，桌上，铺板上，飞满了雪片。这小屋寒酸极了，除了墙壁，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一只扔在地上的破树皮鞋，一个不大的盛树皮的木盆和两把大勺，屋里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东西了……只听见炉炕和高板床上有人在呻吟。

“喂，怪物们！冻死了没有？……”

从高板床上传来哼哼唧唧的声音。

“还活着！”他愉快地说。

“皮拉，到这儿来！……”在高板床上说话的是一个男人。

来人把手套往地上一撂，不慌不忙地爬上炉炕。炉炕上躺着一个老婆子。

“快死了吗？”他同情地问她。

老婆子呻吟着。在高板床上躺着的是瑟索伊·斯捷潘内奇·瑟索耶夫，波德利普人管他叫瑟索伊科。他才二十岁，却瘦骨嶙峋的，面无血色。他裹一件短皮袄，捂一顶皮帽，蹬一双树皮鞋，躺在那里直哆嗦。

“在炉炕里……烧把火就好了，老哥^①……噢？你瞧，多